

## 文化圆桌

# 乡音入梦

## ——五寨方言在《红楼梦》中的文学呈现

□李晋成

读《红楼》，越读越觉得亲切，尤其是人物对话，有时感觉像上了年纪的几位五寨老人在身边絮叨。读到渺渺真人说：“趁此，你我何不去下世度脱几个，岂不是一场功德？”“度脱”是如此熟悉，就是我们的日常口语。而读到《好了歌解》中“金满箱，银满箱，展眼乞丐人皆谤”，我揉了揉眼睛，确定是“展眼”而不是“眨眼”，甚至还有意展了几下眼，像是体会到“展眼”准确还是“眨眼”准确？结论是：表达的意思完全一样，但我更喜欢“展眼”，因为它是我的口头语，是五寨这块土地赋予我表述时间短暂的特有语言方式。

于是，我边读边划，将80回中的五寨方言逐一划了出来，便有了：撺掇、将就、营生、打听、打凉、到来、自在、袭人、些些、出脱、消停、帮衬、打量、有甚、乍、黑更半夜、添换、扎挣、便易、揉搓、承算、忽喇八、检点、冬寒十月、轻省、抖漏、包管、奚落、黑眉乌嘴、翘起、合式、盘算、燎泡、法马、拿刀弄杖、寻死觅活、干哭、忒儿一声、希罕、寻趁、不干不净、说合、打花胡哨、撞客、饥荒、捉弄、说是说笑是笑、歇息、生疼、死活、走乏、往常、端详、编排、乌压压、兴得、后儿、接交、拐棍子、不中用、奈何、凉那、讨吃、支吾、零碎、赋贼、到像、迨、扞土、老天、瞞哄、赛似、一把子、兴旺、越发、终久、鞦韆、横竖、下剩、包揽、天短、照管、头疼脑热、翻腾、挣命、支使、耽代（招待）、收什（拾）、出息、照看、嚼蛆、千叮万嘱咐、忙乱、紧抄、搅过、头绪、兜揽、隔锅饭、花马吊嘴、可心如意、左右开弓、歇晌、将就、磁（瓷）瓦子、家伙等，我估计没有找完全，不过这百余个字足以说明问题。

现在我们就通过这些词来体会一下五寨

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精彩呈现。“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，上下细细打谅了一回”，“打谅”是我们的日常用语，比如见了生人，我们会上下打谅。这里也是王熙凤首次见黛玉，从上到下看得非常仔细，熙凤看人又入骨三分，竟然深入到了气贯气韵，因而有了下文最出名的那句迎合语：“况且这通身的气派，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，竟是个嫡亲的孙女。”可见用词之重要。再看黛玉说：“不曾读，只上了一年学，些须认得几个字。”读着读着觉得黛玉成了邻居妹妹，说话也有了五寨味儿，“些须”表示数量很少很少，尤其用方言的语气说出来，显得更少，更能表现谦逊的隐义，如果再重叠就更妙了，有人问“会开车吗”，五寨人说“些些须须会些”，是不是谦逊到家了？更绝的是焦大醉骂的话：“像这样黑更半夜送人的事，就派我。没良心的王八羔子，瞎充管家。”用惯了“三更半夜”，猛一读到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村中的老人，他们不大说“三更半夜”，要表达相同的意思总说“黑更半夜”，这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，有些方言正逐渐离我们远去，我们应该像保护珍稀动物那样开展对方言的抢救、保护与研究，不然再过若干年，我们都不懂我们的方言了。如“甚”“乍”这些字，是不是已经被“什么”“猛然”代替了？写作时总觉得用“甚”“乍”既不顺手又不顺口，读起来还生硬，好像没有一点美感，可一读古文古诗词才知道它们的年龄都在千年以上，简直是语言中的活化石。对此，我们怎能忘记，怎能丢掉，又怎能不充满敬意呢？

再如五寨口语中的“扎挣”，我总觉得比“挣扎”更能形象地表现她力支撑的意思，如

我们病了要坚持着上班，会说“扎挣地上哇”，若说成“挣扎地上哇”是不是味道有点怪，好像是被束缚着手脚被迫的。《红楼梦》第11回中，众人给贾敬庆寿辰，秦可卿本应出席也很想出席，奈何病得十分厉害实在无法坚持参加，凤姐儿说：“我说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，今日这样的日子，再也不敢不扎挣着上来。”将秦氏病入膏肓无力强撑的羸弱准确表达了出来，岂能用“挣扎”代替？再看看我们长辈常常挂在嘴上的一个词“打花胡哨”，意思是假意敷衍，也有不稳重或在某地停留时间较短之意。若我们回家后稍作停留就要离开，母亲会埋怨“打花胡哨，不能多在一会儿，好歹吃口饭”。《红楼梦》第30回的语境是宝玉挨打后林黛玉特别担心，因未发现王熙凤过来，心里盘算道：“如何他不来瞧宝玉？便是有事缠住了，他必定也是要来打个花胡哨，讨老太太和太太的好儿才是！”这里通过黛玉的内心活动，侧面写出了王熙凤善于逢迎做事，热衷虚情假意，表现王熙凤虚伪的一面。还有一个词需特别提一下——“可心”，《红楼梦》第65回中尤三姐暗恋上了柳湘莲，向二姐与母亲说：“只要我拣一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，方跟他去。”在这里“可心”是称心的意思。《红楼梦》中还有一个丫鬟叫可人，与鸳鸯、袭人自幼相识，是王熙凤的陪嫁丫鬟，“可人”即称心的人。不过在五寨方言中，“可”不读“kè”，而读作“kè”，与“可汗”的“可”同音，亦是称心的意思，不知在这里能否读作“kè 心如意”？最后再来体味一下我们口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“花马吊嘴”，形容人油嘴滑舌，会说话，贬义词。《红楼梦》第65回中尤三姐知道贾珍、贾蓉、贾琏是在玩弄她们

姊妹，遂指着贾琏笑道：“你不用和我花马吊嘴的！清水下杂面，你吃我看。见提着影戏人子上场，好歹别戳破这层纸儿。你别油蒙了心，打谅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……”读着这段儿不能不佩服尤三姐的口才，将贾琏数落得体无完肤，“花马吊嘴”更将贾琏油腔滑调、嬉皮笑脸只想着如何玩弄三姐的形象刻画了出来。由此看来，这些方言在表现力方面远远超过了现在普通话中的类似词语，若将这儿的“花马吊嘴”换成“花言巧语”，不仅少了口语酣畅淋漓的味道，更少了一种直击人物灵魂的穿透力。

所以，用词贵在特定语境下的准确性，方言是人们的日常口语，是活的语言，它灵动、准确、生活化，如果为文时使用好，往往有极强表现力、感染力，《红楼梦》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极好的范例，我们应该学习。不过，作为五寨人，也不要总觉得方言“土”，我倒认为“土”正是它的价值。除上边所列灵动、准确、生活化的例子外，方言还包含很多古语，如“吾”“夜来”“吃贼”等，语词也很值得研究，尤其保留着许多生声。

近年来，将五寨方言用于创作中进行文学化表达，已逐渐引起本土作家重视，比如徐茂斌先生的散文集《山道弯弯》里就恰当使用了许多五寨方言，“价”“半分奈何”“行转”等等。石德生老师的散文《离原上草》《老屋》里也有“黄风”“胡扫乱泼”“眼慌”等。王继树的长篇小说《二大美人》是用纯粹的五寨方言写成。笔者发表在《五台山》上的短篇《崖》，开篇也是以方言读音“ná i”切入。听说海东近期创作的一篇小说也将以“锁猴”为题。希望五寨方言有更多的文学化呈现。

## 书香一品

范小青的长篇小说《江山故宅》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），以言、余两大家族跨越百年的兴衰史为主线，勾勒出一座城与几代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沉浮轨迹，浓重刻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与忠义的精神底色。小说主人公言子陈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古建筑专家，因名为“已毁古建筑群现状评估”的研究课题，重返阔别多年的故乡苏州，这项课题中最具挑战的部分，正是寻找如谜一般的“不易堂”。史载此堂因“大丈夫一言许人，千金不易”得名，其本身就是诚信忠义文化的物质承载，它的湮没与被迫追寻，因而也隐喻着传统文化在时代发展中的失落与复归。

《江山故宅》的故事内核虽属典型的现实题材，其叙事却充满现代品格。作者在叙事上追求偶然性与不确定性，有意打破因果链条、解构逻辑性，这类手法曾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所热衷的路径。而《江山故宅》的独特之处，正在于以先锋的叙事形式书写城市日常、历史现实与世道人心，从而为文本赋予了更为鲜明的现实关怀。

小说在结构上颇具匠心，全书分为五个部分，每部分由“正题”与“附录”两章构成。除第五部分外，前四部分的主题聚焦现在时，附录则回溯过去，两条线索一明一暗、分头并进又彼此交织。作家有意将故事打碎，再精心缀合，情节如苏州刺绣般经纬交错、密而有序，最终织就一座园林式的叙事迷宫。这座迷宫的营造，依托于谜语般的叙事展开。在第一部分中，女主角甫归故里，便接连陷入谜团：一封海外来信，提及古画《春日家宴图》与不易堂，牵扯出言家长辈数十年前的一桩承诺。寻找不易堂与《春日家宴图》，从此成为言家几代人的执念，曾担任言家家管的余氏后人余白生，同样终其一生追寻此画，并将这份执着与忠诚传递至其子余义。

动荡年代里，《春日家宴图》得而复失、若隐若现，始终未能落定，不易堂的方位同样难以确认，这种不确定性叙述笼罩着整部小说。末章附录的长篇评弹，以说书形式对前文漏洞进行某种弥合，试图答疑解惑，但这终究只是“说书”而已——随着不易堂的湮灭，真相或许永难复原，不确定依然是常态。小说为何执着于如此不确定的叙事？笔者认为和范小青对当今世界的理解有关，世界在变，生活似乎越来越碎片化，虚拟与现实常常难分彼此。然而，在不确定的叙事中，“仍然有可靠的东西，那就是价值观”，“有一些高贵的品格是值得以性命来维护的”。这是范小青写作《江山故宅》的目的，也是推动她将不确定叙事进行到底的原动力。

限制视角、多声部叙述、元叙事等叙述技巧，是范小青进行不确定叙事的重要手段。除了这些，文体的杂糅也对故事的完整性进行了解构。书信、日记、传记、戏曲等多种文体参与叙事，尤以评弹的融入为著——说书形式被引入小说，而小说与说书本就同源。口语化的说书必然依赖方言，方言本身即构成对语言规范的解构。大量吴方言词汇直接参与并推动了小说的不确定性叙述，形成语言层面的不确定叙事。末章的评弹段落，吴方言运用尤为集中，诸如“不来赛、格歇、讲张、黑漆抹搭、哪呀、穿绷、白相、打棚、海威、结棍、鸭屎臭”等方言词，承载着浓郁的苏州烟火气。这些具有鲜明特色的方言词，自带温润精致的诗意，其流转的“糯味”也勾勒出苏州的城市性格。在此意义上，《江山故宅》亦是一部关于苏州的城市传记，古建、园林、刺绣、评弹等文化符号在书中交融，使城市的历史与人文于文字间重新鲜活。

# 在叙事的迷宫中重建信义之碑

——读范小青的长篇小说《江山故宅》

□王德顺

## 笔墨丹青

# 丹柿垂实 境生象外

## ——论樊国平柿子图中的哲思与美学境界

□杨俊明

樊国平，山西定襄人。定襄这片土地，北倚五台，南接忻定盆地，自古文脉绵长，既浸染着边塞的雄浑苍凉，又流淌着中原农耕文明的温厚积淀。作为一名长期执着于水墨世界的女画家，她在数十载的艺术生涯中，展现了一种沉静而坚韧的探索精神。她对丹青之道的追寻，是长达半个多世纪如一日的心灵修行与笔墨深耕。在这漫长艺术生涯中，她始终以一种虔诚之心，将根须深深扎入中国绘画传统的沃土，于宋元之精微、明清之意态间反复揣摩，汲取养分。同时，她并非故步自封的守成者，其视野广博，心襟开阔，对近现代乃至当代艺术的多元探索亦能博采众长，最终淬炼出融通古今、独具个人特色的艺术语言。其被聘为北京荣宝斋画院特约画家，意味着她的作品进入了中国书画传承与鉴藏的重要体系之中。

樊国平技法全面，工笔与写意皆臻妙境。其工笔之作，承继宋人遗韵，勾勒精细，敷色清雅，于一丝不苟中见生机；其写意之笔，则灵动洒脱，水墨氤氲，深得文人画抒写性灵之旨趣。尤为难得者，在于她匠心独运的“兼工带写”——在写意的挥洒中注入工笔的精致意趣，或在工笔的形制内灌注写意的淋漓神采，使严谨法度与飞扬性情水乳交融。在她数十年创作历程中，作品先后二十余次入选全国各类重要大赛与展览并获奖，入编多部权威书画典籍，部分佳作更是在北京、南京等地拍卖会上成功易手，走入藏家殿堂。

在樊国平众多题材探索中，《事事如意》系列柿子图可谓其艺术精神与人生哲思的缩影。这些作品超越了寻常花鸟画的怡情悦性，成为她寄托情怀、叩问生命的重要载体。画中那一串串、一簇簇丹柿，色泽温润，形态丰盈，承载着谐音“事事如意”的吉祥寓意，满足了社会对美满生活的朴素祈愿。她以此通俗意象为入口，引领观者步入一个融汇儒、道、佛哲学理念的深邃境界，实践着中国艺术“技进乎道”“以画载道”的至高追求。

铁，虬结盘郁，展现出历经风霜雨雪的坚韧力度；或舒展如行云，疏朗有致，透露出从容不迫的舒坦气息。这种力透纸背、蕴含丰富变化的线条，构筑起画面的基本骨架，赋予形象以内在的生命力与稳定性。儒家崇尚“刚健中正”“浩然之气”，讲究士人的风骨与担当。画家笔下遒劲的枝干，正是这种精神气质的视觉化。这份融于笔墨的“骨气”，或许正是其作品能多次通过严格评审，在全国性展览中脱颖而出的内在原因之一。

如果说枝干是画面的“骨”，那么果实与点缀的叶片，则是充盈其间的“肉”与“血”，共同营造出“气韵生动”的鲜活世界。樊国平描绘枝头丹柿，常以没骨法为之，舍弃勾勒，直接以色彩点染敷形。朱磬、藤黄、曙红诸色，在水调和下自然渗化，由浅及深，由边缘向中心渐次饱满。这种生动，源自画家对自然物象生命状态的敏锐捕捉与情感注入，通过笔墨的浓淡干湿、布局的疏密虚实，使静止画面产生了一种流动的“气”，这“气”是自然生命的元气，亦是画家胸中之逸气。画中盎然勃发的气韵，正是对儒家哲学的呼应，将自然生命的律动与人文精神的观照完美交融，其中亦蕴含着女性艺术家特有的对生命孕育、成熟的细腻体察与深情礼赞。

形，更在于其创造的意境能引发观者无尽的遐思，这便触及了中国古典美学，尤其是道家美学所推崇的至高境界。晚唐司空图的《二十四诗品》中提出“思与境偕”“象外之象，景外之景”，这在樊国平的作品中得到了印证。

“思与境偕”，意指艺术家的情思、意趣与其所营构的物境、画境浑然一体。画家之“思”浸透于笔端，赋予物象以情感的温度与精神的深度，于是，画面之“境”便超越了简单的物象陈列，成为情景交融、意蕴丰沛的审美空间。

更为精妙的是樊国平对“象外之象”的追求，她于繁密累累的柿实与交错枝干间，巧妙布置大块留白，这些空处可能是澄澈的秋空，可能是弥漫的晨雾，也可能只是一片纯净的底色。然而，正是这些“虚”处，与笔墨所及的“实”处相生发，构成了画面的呼吸与节奏。观者的目光与思绪，在“实”的引导下，自然滑向那无限的“虚”处。于是，从有限的笔墨形象里，生发出了无限悠远的审美想象。这种“超以象外，得其环中”的审美体验，正是道家“道法自然”“有无相生”哲学在艺术上的极致体现。

画家构图的疏密节奏，墨色与彩色的交融呼应，既遵循传统花鸟画的法度，又透露出一种经过提炼的现代形式的简洁与构成感。这种简洁非简单之简，而是去芜存菁后的干净，是“笔墨精严”的另一种表达。其中蕴含的空与有、寂与照辩证关系，恰是禅宗“真空妙有”思想的形象表达。画面中的留白与意象相互依存，相互转化，共同营造出一个既静谧又充满生机的审美世界。

**结语：丹柿如灯，照见生命之圆融**

综而观之，樊国平的《事事如意》柿子图系列，是一组意蕴丰厚、境界多重的艺术珍品。它们以传统的花鸟题材为基，以精湛的“兼工带写”笔墨为桥，成功构建了一个联通视觉美感、人文情怀与哲学深思的立体空间。

在这个空间里，我们感受到了儒家积极人世、刚健有为的生命态度与伦理精神，体味到了道家师法自然、超然物外、追求自由的宇宙观与审美理想，领悟了禅宗观照当下、明心见性，于平凡中见奇崛的生命智慧。儒、释、道三家思想精髓，并非生硬地拼贴于画作之上，而是如盐溶于水般，自然无痕地渗透在每一根线条、每一片色彩、每一处布局乃至整体的气息中，共同熔铸成作品深邃悠远的中国气派与中国精神。而这一切，一位当代女画家通过清丽细腻、雅俗共赏的笔触，使其更具时代的亲和力与精神的感染力。樊国平作为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、忻州市美协会员、市老年书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，特别是作为北京荣宝斋画院的特约画家，其艺术实践与成就，已不仅仅是自我的探索，更代表着一种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对传统书画艺术进行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。其作品在全国性展览中的屡次亮相与获奖，以及在艺术品市场中的流通，都从不同维度验证了这条艺术道路的生命力与价值。

因此可以说，这些丹柿已超越了口腹之物的范畴，甚至超越了吉祥符号的浅层寓意。它们是画家以笔墨凝结的生命之美，是文化传承的视觉之根，是哲学沉思的审美之镜。在樊国平女士的笔下，那一颗颗饱满、圆润、温暖的柿子，犹如一盏盏点亮在秋日枝头的小小灯笼，不仅照亮了“事事如意”的人间祝愿，更映照出中国传统文化中“天人合一”的和谐观、“生生不息”的发展观、“圆融无碍”的生命观。它们以一种最朴素、最真挚、最动人的艺术语言，邀请着每一位观者在驻足凝眸的片刻，暂离尘嚣，反观内心，于丹柿垂实的静美图景中，品味生命的丰厚与甘醇，汲取温暖而恒久的精神慰藉与前行的力量。这或许正是樊国平女士艺术最核心的价值与魅力所在。



**笔墨铸骨：儒家精神在形质之间彰显**

品评中国画，谢赫“六法”始终是绕不开的经典准则。观樊国平的柿子图，其对于“骨法用笔”与“气韵生动”的深刻把握与精妙呈现，恰是儒家文化精神在视觉形式中的生动转化。

“骨法”，首重笔力，乃画面支撑形象的筋骨与气概。樊国平柿子画中的枝干多侧锋并用，提拔顿挫，极富节奏。线条或苍劲如屈

**境生象外：道家美学观照下的空灵与无限**

樊国平的柿子图，动人之处不仅在于外

**即物见性：禅宗智慧映照下的本真与妙悟**

在樊国平女士的柿子图中，还能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、质朴而深邃的禅意。这禅意，并非神秘的宗教符号，而是融化在观物方式、笔墨趣味与整体气息中的生命智慧。

禅宗强调“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”，在审美上则推崇“即物即真”，主张在平凡无奇的日常景物中，洞见宇宙的真如本性，领悟生命的本来面目，樊国平笔下的柿子便具有这种特质。它们造型饱满敦实，色泽温暖而不艳俗，形态自然而不造作，没有奇崛的造型，没有炫目的技巧，只有一派浑朴天然、自在呈现的样貌。它提醒着观者，生命真谛并不在遥远地方，恰恰就在眼前寻常事物之中，在于对其本来面目的发现与珍惜。这便是一种禅宗的观照与妙悟，一种历经人生世事后的透彻与安然。

**画说**



刘俊彪作